

要 求 尊 严

要 求 尊 严

要 求 尊 严

要 求 尊 严

要 求 尊 严



坚守家园

中国成千上万的人
面临暴力征地拆迁
报告概要

AMNESTY
INTERNATIONAL



“我为我的尊严 战斗到底。”

自北京小红门乡的居民于 2011 年 1 月遭到强制暴力拆迁后，吴丽红的家是最后仅余尚未拆除的房屋。



在缺乏适当保护和保障的情况下对人们实施强制征地拆迁，在中国已成为常见现象，这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在许多案件中，征地拆迁突然发生，并伴随暴力，有时导致死亡。在征地拆迁前，包括殴打与绑架在内的持续威胁和骚扰活动经常发生，在至少一起个案中还发生了活埋事件。遭到征地拆迁的人经常几乎或完全没有得到赔偿，也没有得到适当的替代住房。

在一些案件中，居民成为地方当局和私营开发商秘密土地协议的受害者，他们被赶出家园，并被要求为任何提供给他们的替代住房付费。

北京朝阳区小红门乡村民的遭遇已经屡见不鲜。2011 年 1 月 13 日，一些没有牌照和标记的车辆突然驶进该乡一条村中。目击者说，至少 100 名男子来到袭击该已被安排拆迁的地区。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但目击者称其中包括当地警察和负责执行城市行政法规的协警机关城管人员。这些男子将人们从房屋中拖出，然后铲平了残存的村庄。

约一万户居民在 2006 年接到通知，国家将征用土地来修建“绿化隔离地区”，但居民后来发现，乡政府官员和村委会成员串通，与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在 2005 年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将土地用于城市开发。几个

月后，每户家庭收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概述了获取新房的程序。他们最终被告知这些住房将位于离北京市中心 4 至 5 公里外的地方，远离学校、医院诊所和可靠的公交系统。他们没有得到国际法规定的足够事先通知和任何协商。

许多居民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因此遭到骚扰。他们被没有标记的汽车跟踪，受到警察拘留，住房被人闯入。居民尝试谈判协商，但都徒劳无功。大多数村民放弃了抗争并接受搬迁，只有吴丽红仍在坚持。

2012 年 1 月，吴丽红的住房是村庄中唯一残存的房屋。她和 14 岁的儿子、丈夫与公公



住在喧闹的工地范围内。当局继续骚扰她，有时整夜用探照灯照在她家，“我晚上睡不着觉，我觉得受到威胁，”她说。“我的儿子不能休息，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习。”

吴丽红继续对拆迁进行抗争，“因为这不公平……我为我的尊严战斗到底。”最终，她因为担心家人安全而于2012年2月放弃。

许多人在失去家园后发现，他们的处境与小红门乡以前的居民相似，他们被迫住在劣质房屋中，无论工作、上学、医疗保健、服务和公共交通方面都备受限制。

在农村方面，由于缺乏全面的社会福利保

障体系，农民在征地拆迁后尤其易遭受严重经济困难，失地农民经常陷入贫困。在无法依靠司法救助的情况下，一些人采取极端抗议形式，通过自焚来争取其他人聆听他们的申诉。

国际特赦组织搜集研究资料以撰写报告《坚守家园：中国成千上万的人面临暴力征地拆迁》(ASA 17/001/2012)，两年间在全中国各地和国际间访问了无数律师、住房权活动人士与学者，详细调查了40起发生于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的强制征地拆迁案例，当中往往涉及不止一户家庭。我们的目的是研究围绕中国强制征地拆迁问题的发生详情，以及在征地拆迁过程中

2007年3月，重庆“小吃街”上一户人家两年来坚持拒绝因新建六层购物中心而搬迁。开发商切断了他们的水电供应，并在房屋周围挖掘了一个10米深的大坑。该家庭三代拥有该房屋。户主闯入工地，重新占住该房，并在房顶升起国旗。他们最终在2007年与开发商达成了协议。

导致暴力的因素；我们还致力确认政府及其代理人在征地拆迁时违反国际标准的行为模式。下文是上述报告及其建议的概述。



2006年1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在2008年奥运会前进行美化工作，数千名世代住在广场附近的北京居民被搬迁到郊区。

背景

强制征地拆迁问题是中国民怨的最重要来源，对社会和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其起源追溯至引发1949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前的年月，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耕者有其田和大规模动员政策，旨在打破农村精英阶层的经济和社会控制，从而确立共产党在农村的合法性。

共产党将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过程中经常带有暴力成分。至1950年代末，共产党在土地集体化后将所有农村土地都置于农业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在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不久，邓小平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通过促进市场改革和基本法律框架的建立，以刺激中国的经济发展。

市场复兴和法律权利概念被重新引入，对中国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2年通过的宪法首次宣布国家拥有一切城市土地，而农村和郊区土地属于“集体”所有。“集体”一词没有被界定，这种含糊性正是目前农村征地危机中的关键冲突来源。

一般来说，“集体”是指由村委会控制，



然而，当局在 1982 年后不久赋予特许权，即人们可以保留土地使用权，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拥有土地，但可以在一段确定的时期内使用土地，这时至今日仍然适用。

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使私人房地产市场冒起。在 1990 年代，国营企业开始将其职工的住房私有化，以补贴价格将房屋出售给租户，房地产活动开始火爆进行。由于中国城市住房长期短缺，房地产价格因而飙升。

开发商经常通过修建道路或其他市政项目作为交换，游说地方官员将土地使用权以

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他们。因为目前的政治体系对发展的奖励几乎凌驾于其他一切，官员通常予以合作，过程中经常伴随着贿赂和回扣。

中国的学术研究显示，在 1991 至 2003 年期间，仅在北京就有 50 多万户家庭遭到强制拆迁。在农村，地方当局在 1990 至 2010 年期间征占了 1,650 多万英亩的土地。赔偿款额远远低于国家规定。

强制征地拆迁问题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成为国际焦点。在北京筹备奥运会期间，

中国和国际人权活动人士记录了数百起强制征地拆迁案例。虽然许多人认为奥运会前的国际关注将遏止侵害行为，但随着政府的大规模刺激经济开支计划出台，侵害行为实际上反而加剧。

在 1990 年代，国营企业开始将其职工的住房私有化，以补贴价格将房屋出售给租户，房地产活动开始火爆进行。



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 号四合院的废墟，这里是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1931 至 1937 年的故居。该房屋曾受文物法的保护，但承包商在 2012 年 1 月对其进行“维修性拆除”，这引起公愤。

目前的强制征地拆迁情况

自北京奥运会以来，全国遭到强制征地拆迁的人数没有可靠的估计，但该数字毫无疑问正在上升。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Landesa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1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自 1990 年代末以来，仅在中国农村就有 43.1% 的村庄土地被征占，而自 2007 年起，每年的征地案件数量在稳步上升。

强制征地拆迁的速度在加快，部分是因为地方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提拔那些以任何手段实现经济增长的官员，而诸如新建道路、工厂、居民区这一类土地开发项目则被视为取得可见成果的最直接途径。

地方官员还有经济动机来为开发腾地。有别于其他收入，出售土地的收益全数落入地方政府的口袋。在 90 年代中期实行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一直苦于结构性预算赤字，而出售土地租约的收入则构成他们最大的财政来源。面对全球经济衰退，中国的反应使问题恶化，地方政府从国有银行获得巨额贷款，来为刺激经济的项目出资，并依靠卖地收入来支付利息。在 2009 年，政府出售土地的收入升幅超过 40%，几乎是中国所有地方预算收入的一半。在中国四个最大城市，2010 年的卖地收入比 2009 年增长了 70%。

如果将居民从被求购的土地上驱逐，官员和开发商都会获利，这就造成了许多侵害



© Dubin



© Boxun



© Boxun

机会。在一些案例中，市政府机构经营自己的开发公司，尽量在最多的阶段受益，这造成利益冲突，并为发生进一步侵害行为奠定下基础。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地方官员几乎可以在有限的公众问责制度下不受任何约束，官员接受开发商贿赂这种腐败形式，受到国家媒体和其他方面的广泛记录。面临征地拆迁的人没有得到中国法律的有力保护，他们在维护自己权利时面临严峻挑战。

“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保障，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依靠，如果拆迁之后没有了任何善后措施，那么，不愿意不同意不赞成拆迁就是自然而然的。迄今为止，我和村民们没有见到所谓的开发商，我和村民们没有见到所谓的开发商的资质。”

王进文致潍坊市市长的公开信。此前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他的父母于山东潍坊市北三里村的住房被推倒。

图片由上至下：2012年7月4日北京市南部石榴庄村被拆迁的情况。黎明时分，推土机及受雇的保安人员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袭击村庄，并于数小时内将村庄夷平。

“解决土地问题，只用协商、谈判和打官司的方式无实质意义。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存在官商勾结，拉起总体规划、经济开发的大旗来强征土地，以土地来做银行抵押贷款，使乌坎村民的利益、国家纳税人利益一再受损。”

2012年3月19日财新网报道林祖奎新当选广东省乌坎村村委会主任说的话。



广东省乌坎村

2011年，中国广东省乌坎村成为国际头条新闻。那里的村民称当地政府又试图秘密将他们的耕地卖给开发商，并就总体的腐败情况进行了数月的抗议。在媒体采访中，村民说当地的共产党官员没有就卖地事宜与他们协商，他们在施工后才得知情况。居民称，当地官员窃取他们的土地近40年，他们已忍无可忍。9月，村民举行示威，并冲入政府办公楼。

12月，一千名警察来到乌坎，并逮捕了5名据称组织了9月抗议活动的人士，被捕者中包括43岁的薛锦波，他在被警方关押的第三天死亡。薛锦波的家人和村民告

诉记者，他似乎曾遭受酷刑，因为其脸上留有瘀青和割伤痕迹。

在薛锦波死亡后，愤怒的村民将党领导赶出了村镇。为平息骚乱，省政府介入事件，承诺乌坎可以举行新的村委会选举。3月，村民选出了两名新的领导，两人都曾协助领导土地抗议活动。中国许多人都庆祝这场选举胜利，称其标志着用和平方式解决对抗，可以作为一种中国的民主模式。

尽管如此，薛锦波之死没有得到独立的调查，村民也没有收回任何土地。

没有协商或适当通知

国际法规定，有关当局在强制征地拆迁前必须进行协商和通知，而根据本报告所搜集的信息所得，以上规定经常没有被落实。律师、活动人士和受害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居民一般只在预定拆迁日期几周或几天前，被口头告知，或从突然出现在小区墙上的告示上，得知他们即将受到拆迁，有时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收到任何正式通知。

国际特赦组织得知，地方当局经常忽视召开公开听证会。居民和其律师说，召开的极少数听证会通常只是做戏。地方官员有时告诉居民他们将被拆迁，然后拒绝听取反对意见或替代性提议，又或他们在会议上

“过去一个月中，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四个市级的保安监视我的房子。我不能出去买吃的或见朋友。”

2012年金月花因为其维护住房权的工作而遭到中国当局的打压。



保证将居民重新安置，但后来则要求居民为新居付款，上述采访者的陈述得到中国和国际媒体的证实。

根据监察会员国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政府只能在施行一系列程序性保护后才可实施征地拆迁，这些保护包括：

- 居民得到真正协商的机会，这包括讨论关于征地拆迁的可行替代方案；
- 居民得到适当和合理的通知；
- 居民在合理时间内获提供关于预计征地

拆迁的信息，在适当情况下包括土地和房屋未来的用途；

- 政府官员或其代表在征地拆迁时在场；
- 实施征地拆迁的人员表明自己的身份；
- 除非得到受影响者的同意，否则当局不应在夜间或特别恶劣的天气下进行征地拆迁；
- 居民获提供适当的替代住房；
- 居民获提供法律补救；
-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局应向那些有需求

2009年9月26日，住房权活动人士金月花、毛恒凤和沈佩兰身处中国北京，她们手持“冤”、“殃国殃民”、“要民主自由要人权”（从左到右）的标语。

者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能通过法院得到补救。

政府必须保护人们免遭私人行为体的强制征地拆迁，并免遭暴力或骚扰行为；执法人员只有在必要和适度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

“当时我们在家，一批流氓来了。他们开了一辆好像是挖土机的车，开始在我们的房子前挖了一道 3 米的沟。我们叫他们停下，但他们都不听，我们就报警……警察反而将我们拉在一边，叫我们不动。那些流氓继续这样做，他们有武器。”

湖北省武汉市的黄红霞说。她的婆婆于 2010 年在事件中被活埋致死。



王翠云

“当我们转身时，他们已经把她埋了。”

2010 年 3 月 3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70 岁的妇女王翠云试图阻止一队为数约 20 名工人，由开发商雇用并手持武器的拆迁队拆毁她的房屋。王翠云的家人说，她是被推下或自己跌入沟中，然后被工人用于拆房的一辆挖掘机用土掩埋。“当我们转身时，他们已经把她埋了，”她的儿媳黄红霞说。“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把她扒出来。”

王翠云已经与开发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当

时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但拆迁工人拒绝等待，并开始推倒她的房屋，从而引发冲突。目击者说现场的两名警察没有进行干预。

“两个警察在帮那些流氓，”黄红霞说。“直到我婆婆出了人命，他们才拔了一手。他们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急救，但一个人在土地被埋了半个小时还能活吗？她没能活下来。”

警察拘留了一名监工和挖掘机的司机，但当地政府宣布死亡事件为意外事故，家人说当局没有采取进一步调查。

压力和骚扰

国际特赦组织的受访者说，在宣布征地拆迁后，地方官员和开发商通常一同开始劝说居民签署协议，要求居民同意交出房地产并接受赔偿或重新安置提议，许多居民迅速签署协议并搬迁。

那些抵抗者则受到一系列高压手段对待，当局通常切断水、电和供暖等服务供应来将居民赶出家门，使拆迁方有足够时间派出推土机。反对这些措施的公务员面临报复，包括被开除公职。

当局有时还以家庭成员为目标，利用血亲



2011年9月，54岁的顾文珠在北京长安街手持其父母遗像。她79岁的母亲和80岁的父亲被强制拆迁时遭拆迁工人殴打，随后身亡。

关系来迫使遭受征地拆迁者合作，例如，2011年1月，江苏省一乡镇的一名校长将数名教师停职，因为他们未能说服亲属签署拆迁协议。一些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能说服拆迁地区的其他亲属搬家，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赔偿。

最终，通常只有少数居民坚持下去。

殴打、绑架和活埋

在数量惊人的案件中，居民被施压使其交出房地产的活动升级为暴力行为。在我们详细研究的40起强制征地拆迁案例中，有9起因抵抗或抗议而导致被征地拆迁者死亡的事件，其中1人被挖掘机活埋，另总共有6名男子和3名妇女死亡，当局后来判定只有其中两起死亡事件属故意杀人案件。

除了这些悲剧性的死亡事件，还有很多被征地拆迁者因为拒绝签署征地拆迁协议，或因抗议被征地拆迁，而受到殴打，有些遭拘留或绑架。在许多案件中，警察、城

管或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等国家代表实施暴力；在其他案件中，地方当局被控与开发商合谋，派遣暴徒挥舞钢棍、木棒或刀，来恐吓和粗暴对待居民。一些被征地拆迁者、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警察经常拒绝回应求助呼唤，或者迟来，或者对暴力行为袖手旁观。当局往往没有调查这些罪行，犯罪者通常仅在案件广泛引起社会公愤后才受到处罚。

2011年6月15日，四川省文昌镇的警察扣押了一名20个月大的男婴，他们拒绝将他还给他的母亲徐华，除非她签署拆迁协议。徐华和其他几名居民抵抗拆迁，

“如果政府继续侵害其他公民，制造更多的破裂家庭和贫困，把人们赶到城外，把他们的土地给最有钱的商人，那么我们少数人生活得好并闭上嘴巴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求的不是解决个人问题，而是公义。”

住房权倡议者毛恒凤



2011年1月，一群人聚集起来以示对王识博案的关切。王识博挑战对其北京住房的拆迁令。“围观”现象是指一群人装作观察一个场面，但他们实际上是聚集起来表示关切。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居民说，他们用“围观”来聚集证人，以阻止拆迁时发生暴力行为。

他们在地方当局切断对他们的供电后，与其发生冲突而被拘留。

2011年5月17日，江西省河下镇平川村的居民到政府大楼申诉耕地被征占的情况，该镇官员召来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计生人员殴打了村民张菊兰，然后强行对其实施输卵管结扎手术，从而将她强行绝育，这构成了酷刑，官员后来试图强迫她签署拆迁协议和同意手术的声明。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任何人或机关合法使用任何武力都必须尊重必要性和适度性的原则，征地拆迁尤其不应以侵犯受影响者尊严和生命权与安全权的形式进行。

国际指导方针要求，国家确保没有人遭受直接或不加区分的袭击或其他暴力行为，妇女和儿童尤其应受保护。另外，国家还必须确保妇女不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遭受基于性别的歧视，而且儿童的人权受到保护。

实现正义的障碍

根据中国的法规，房地产所有者有权通过行政程序，包括法庭诉讼，来挑战征地拆迁和赔偿决定。那些面临征地拆迁的人还可以同时向政府申诉，或以此代替诉讼。其他人则选择较不正规的挑战方式，例如公开抗议或向个别官员施压。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由公民和活动人士来组织，我们的组织很松散，但我们的行动方式足以使当局胆寒。”

一名住房权活动人士于 2011 年 9 月对国际特赦组织说。



但一些活动人士、律师和被征地拆迁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那些希望挑战征地拆迁或在发生非法征地拆迁后寻求补救的人，实际上几乎无望获得正义。地方党委事实上控制着司法机关和审理征地拆迁纠纷的机构，使人们难以得到有效补救。法院经常拒绝受理关于征地拆迁的上诉，而尝试向更高层政府机构申诉的人几乎总是失败。即使申诉人取得正面判决，法院也很不愿意授予任何赔偿或其他补救。

被征地拆迁者也遭受干扰，未能寻求适当法律建议和代理，因而被剥夺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经常面

临骚扰、丧失执业证、遭受监禁和暴力，导致一些人不愿受理强制征地拆迁案件。

和平抗争遭镇压

中国针对征地拆迁的抗议几乎总是限于某一村庄或受影响的居民区。当局迅速镇压抗议，使具有相似不平遭遇的群体几乎不可能在全国，甚至不可能在同一城市联合起来行使自己的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权利。

一些活动人士努力与全国的同行结成网络，或联系全市的强制拆迁受害者，团结一致。但即使是结成分享信息的网络也是危险的，更不要说动员抗议人士。中国不存在任何

受到官方承认处理住房权的非政府组织，一名活动人士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即使只是派遣志愿者到面临征地拆迁的社区分享信息和法律建议，都必须在不引起当局注意的情况下进行。

发起公开抗议应对强制征地拆迁的人，经常被监禁或劳教。强制拆迁受害者李红卫因为在 2011 年初两次在一个广场进行抗议演讲，被山东省当局处以劳教 21 个月。

“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乱占农民耕地，而农民有意见，甚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抗议]。”

温家宝在 2012 年 2 月说



唐福珍

2009 年 11 月 13 日，一些不明身份的男子戴着头盔、手持钢棍，要将唐福珍和她的家人搬出当地政府所称的非法建筑。当局违反了国际法律，通知唐福珍一家自己拆除房屋，这样政府可以强行征地并修建一条高速公路，但唐福珍一家予以拒绝。

当天早上，那些男子来到后就开始殴打唐福珍家人。47 岁的唐福珍及其亲属进行反击，投掷石块和装满汽油的瓶子。最后，唐福珍爬到屋顶，将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火自焚，她在 16 天后死于烧伤。中国政府完全未能保护唐福珍和成千上万其他人免遭强制征地拆迁，这起案件引起了批评人士的强烈反响，许多人仍继续前往造访她自焚的地点。

自焚——最后的极端手段

一些人由于试图行使和平抗议权利，而被拒寻求法律救济，遭到骚扰或拘留。当局却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发展的情况下，不管他们的意见，并把他们排挤在外，这使得一些人越来越转而采取一种极端的抗议形式——自焚。

根据中英文新闻来源，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 41 起发生于 2009 至 2011 年末关于强制征地拆迁的自焚案件，而于 1998 至 2009 年，我们寻获的同类案件不到 10 起。自焚的 41 人中有 28 名男子和 10 名妇女，我们无法确认其余 3 人的性别，当中 8 名自焚者死亡。

结论

总理温家宝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已公开承认强制征地拆迁存在问题。中央政府在 2011 年 1 月颁布法规，禁止在城市拆迁中使用暴力，并为面临拆迁的城市房屋所有者提供新的保护，包括赋予其有权在公众听证会上表达关注，进行司法上诉，并按市场价格得到足够的赔偿。

但中国其他官员试图尽量淡化问题的严重性，并把征地拆迁中的侵害行为称作现代化的必要代价。住房权活动人士和律师指出新的城市房屋征收法规仍有不足，其中一个明显缺陷是，法规只涵盖所有者，而不包括承租者。此外，政府也没有为农村和郊区的居民提供类似的保护。



在赔偿方面，城市居民的处境比生活在农村的人要好一点。除了极为例外的情况，农村和郊区属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用途，但当该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时，其用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结果，土地价值可能飙升，尤其位于扩张中城市周围的迅速城市化地区，但有关方面提出的土地赔偿却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面对周边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在几乎或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农民经常因房价过高而被迫离开其生活了一辈子的社区。

根据国际法，政府只有在考虑过所有其他可行方案后，才可征地将地拆迁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制定这些法律准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征地拆迁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不仅限于

人们的适当住房权，而且还殃及人们工作、健康、教育和获取水与卫生等服务方面的权利。根据国际法及国际标准规定，在没有提供适当法律或其他保护的情况下，驱使人搬出住房或土地的做法，构成严重的人权侵犯，特别是适当住房权方面。

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国际人权条约的缔约国，中国必须尊重并保护适当住房权及相关保障，这包括住房和家庭方面，因此，中国必须禁止并终结强制征地拆迁。

2011年3月，27岁的王识博站在两张大标语前——这是她写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其他人的遗书。在当局试图对她进行强制拆迁时，王识博和她的家人将汽油浇到自己身上，并威胁自焚。她张贴了遗书，并在她的店里放置了棺材，以示抗议。

“我们将誓死保卫我们的家园。”

王识博在2012年3月说。



© REUTERS

建议

致中国政府：

- 立即停止所有强制征地拆迁，以法律明确禁止这种做法，并确保按照国际法落实足够的保障和保护措施，当中包括确保执行 2011 年施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
- 制定并颁布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确保全体人民都享有最低限度的房地产使用权保障，并至少足以保护他们免遭强制征地拆迁和其他威胁与骚扰；
- 确保没有人因征地拆迁而变得无家可归，而且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替代住房；
- 确保所有征地拆迁受害者就自己的申诉得到独立和公正的审理，并可寻求有效的补救；
- 处罚和起诉所有侵犯居民权利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使用暴力的人；
- 在落实上述关键的改革之前，立即暂停一切大规模征地拆迁活动。

上：2007 年 4 月，河南省省会郑州市一名被执法人员包围的妇女坐在推土机里，试图阻止她的房屋被拆。

封面：2012 年 3 月，在中国南部广东省广州市杨箕村，一名妇女试图保护自己的住楼免遭拆迁。

Benjamin gz - Imaginechina



如欲参阅报告全文，
请浏览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SA17/001/2012/en。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场全球运动，在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 300 多万支持者、成员和活动人士参与，致力制止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们的理想是使每个人都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准则上列载的所有权利。

我们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或宗教。我们的资金来源是成员会费和公众捐款。

索引号: ASA 17/017/2012
Chinese

2012 年 10 月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Peter Benenson House
1 Easton Street
London WC1X 0DW
United Kingdom

amnesty.org